

一天,我经过校门口的一些地摊时,猛然听到一句洪亮的叫卖声:“浆豆腐,好吃的浆豆腐!”这一句如一记重锤轰然敲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多年前我们家做浆豆腐时的诸多往事。

根据豆腐的材料,我们本地把豆腐分为浆豆腐、膏豆腐和卤豆腐等。浆豆腐、膏豆腐、卤豆腐,顾名思义就是用浆水或石膏或卤水点出的豆腐。所谓浆水就是做豆腐时,当一锅豆汁被点成满锅块状豆腐脑时,把没有成型的一些汤汁撇出来,倒进大瓷缸(陶瓮),放置一两天时间,自然发酵后可用的液体。用浆水点制豆腐,原料天然,鲜嫩爽滑,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浆豆腐是豆腐中的精品,人们的最爱。但浆豆腐产量低,处理不好,会有酸味,甚至不成型;且经过夏天浆水不易保存,不如石膏卤水取用方便,因此做浆豆腐者较少。

都说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做豆腐是水中求财的小本生意,而做浆豆腐挣钱更少。然而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做浆豆腐,且一做就是几十年,靠的就是大家的信任。也正是靠着这个小本买卖,父亲母亲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养活了我们一家人。当然这其中的工序和艰辛,只有亲历者才能熟悉与体会。

那时做浆豆腐要经过许多道工序:选豆、破碓(chāi)、泡豆、晃磨、杀沫、过包、烧锅、点浆、盛模等。

好豆才出好豆腐。每次选豆,我妈妈把豆子倒进簸箕里,使劲颠簸几下,吹掉其中的泥土;再把混杂进其中的坷垃、烂粒等挑出去;最后再用筛子把那些干瘪的小粒筛掉。这样一个一个粒大饱满的黄豆就成了加工豆腐的极佳食材。

慢工出细活。为使豆粒充分吸收水分,需要把黄豆放进石磨进行破粒处理。把选好的黄豆倒在石磨上,随着石磨的转动,一粒粒黄豆慢慢滚进石磨的下料口,再从两盘石磨缝隙中滚出,原来的大个豆粒都变成了豆沫。推磨一般都是单人手推,在磨道里一圈圈地转动,单调乏力,费工费力。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我妈妈迈着颤巍巍的小脚在磨道里转来转去的情景,那是多么令人心酸的场景啊。

有了好豆沫,就可以泡豆了。每天清晨,我爹用那杆木秤称出9斤或10斤豆沫,把它们倒进一个大瓷盆里,再倒上挑来的井水,浸泡半天多,满盆的豆沫喝足了水分,胖胖的,静待加工处理了。

午饭后,全家人就要在堂屋进行一场大型活动——晃磨子。与研磨豆粒的旱磨不同,晃磨中的“磨”是一盘特制的水磨。它架设在由两根横木交错成丁字形,另架三根立柱制成的半米高的磨架上,磨架下放置一口12印的大铁锅,承接磨出来的生鲜豆汁。晃磨须用长约3米的两根晃杆。晃杆一头有圆圆的孔,用来插在水磨上;另一头则横着安一块长约半米的木棍,如同自行车前直的车把,方便晃磨人推磨。晃磨是个力气活,更是个技术活。两个晃磨人要站在不同的位置,使安到水磨上的两根晃杆形成5度夹角。两人分别抓紧晃杆,同时用力,前推后拉,两根晃杆就会带动水磨不停地旋转。

晃磨时还要有一人立于水磨旁,随时添磨。所谓添磨,即在水磨快速转动的空档,用一把长勺子把泡好的带水豆沫,飞速准确地添放到水磨的下料口中。因水磨嗖嗖地转动,添磨时机如把握不准,勺子就会被晃杆打飞,所以添磨时要眼疾手快,动作麻利,汤豆适量。我妈妈是添磨的高手,每次晃磨时都由她掌勺操作。两个哥哥、我爹或我大都做晃磨的活儿。

三个人紧张忙碌半个多小时,这场大型的晃磨活动才会结束,这时三人常常会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收工了,望着大锅里慢慢腾腾的乳白色粘稠豆汁,我心中充满了完工后的喜悦与满足,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加工豆粒时会产生许多黏沫,铁锅的豆汁上面便飘满了乳白色的泡沫。为将豆汁上这层厚厚的泡沫除掉,接下来就要进行杀沫。这时,我爹就会拿来用豆油(或蓖麻油)熬制好的一碗油膏,把一些油膏慢慢均匀地撒到泡沫上,静待泡沫逐渐破裂消散。黑色的油膏刚撒到白白的泡沫上,唧唧的泡沫破裂声就如同一锅春蚕在吞吐桑叶,那颜色和声音极富冲击力。大约两三个小时后,豆汁上的泡沫就会全部消散,露出了满锅的白色豆汁。

傍晚,要把杀沫好的豆汁全部倒进厨房的铁锅内,同时过滤掉豆汁中的豆渣,即我们常说的“过包”。“过包”需要专门的过包架和滤布。过包架由两

根粗木棍成十字形交错制成。滤布是一块方方正正的透气棉布,四角分别拴在过包架的四端,中间盛放豆汁过滤。把过包架挂到从房顶拴下来的棕绳上,下面正对的就是一口12印的大铁锅。将杀沫后的豆汁一桶桶地倒进滤布,再缓慢转动过包架,细腻的乳白色豆汁就会渗流下来,流进下面的锅里。经过多遍过滤,再经夹杆夹过多次,最后滤包内只剩下大堆豆渣,这就是俗称的豆腐渣。在生活困难的那些岁月里,豆腐渣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美食。

过包之后,满满的一锅奶白的生豆汁静待烧锅了。这时,我妈妈坐到灶前马扎上,往锅底下填满拾来的柴火,用火柴一点,一股火苗瞬间燃起,风箱一响,大火就像充满了灵魂的火神在灶膛里不停地翻腾跳跃。

大约20分钟后,锅盖上就会徐徐冒出腾腾的热气,当呼呼的热气弥漫整个锅盖,满锅豆汁就如同充满了灵气全都沸腾开了。此时,需要立马停火。我爹跑来,赶忙掀开锅盖,一股带有浓烈豆香的白雾水汽冲天升腾,立刻淹没了屋内的人与物。我爹连忙用舀子舀起豆浆,高高地举起,又全部倒下,一下下地重复这个动作。用行话来说,这叫“溜汁”。为防止汁水沸腾溢出锅外,有时还会提前舀出一舀子生豆汁,“溜汁”时把生豆汁浇到锅内。此时这浓浓的豆香撞击着我的嗅觉神经,让我心神陶醉,以致多年来我一闻到这股香味,就会停下脚步,享受一番。

经过短暂的溜汁,这浓浓的香味顿时也弥漫开来,轻轻飘进各家各户,诱惑着人们的敏感神经。再静待十多分钟,锅内温度慢慢下降了,开始三遍点浆或一两遍论浆。这也是做豆腐中最关键的环节。

第一遍点浆时,我爹先用舀子从瓷缸中舀取少量的浆水,轻轻靠近锅内热熟的豆汁。他一手拿着舀子,缓缓地让浆水一点点流出,另一手握一把勺子,轻轻搅动浆水流过的附近豆汁。动作是那样轻柔缓慢,又配合默契,如同塑造一件易碎的工艺品,又如同呵护初生的婴儿。如此操作多遍,神奇的事发生了,豆腐就像有神灵帮助一样,用勺背慢慢从锅内捞出,就发现勺背上会挂住几点细碎的豆腐脑。这表明第一遍点浆很成功。此时可以盖上锅盖休息一会儿了。

静待十分钟后进行第二遍点浆。起初我爹掀开锅盖,用手靠近锅边试试温度。温度合适后点浆开始,操作同上,不过这次浆水用得更多,操作的次数也多。点过第二遍,如同施了魔法,锅内会陆续陆续出现许多细碎的豆腐脑。此时为了让锅内上下豆汁受热均匀,我爹需要用一个大舀子伸进锅内,缓缓地转动满锅的豆汁,这叫“转锅”。转锅完成后,我爹又盖上锅盖,歇一歇,抽袋烟。

十分钟后第三遍点浆开始了。这次点浆使用的浆水更多。如果三遍点浆后锅内豆汁还没有清汤,那就得往豆汁上抡上一两遍浆水。随着浆水的不断加入,一场视觉大戏开始了:锅内慢慢地呈现出大量的块状豆腐脑,不久就变幻成了满锅的乳白色豆腐脑。望着这诱人的美食,闻着这豆香的豆腐脑,我那馋虫蠢蠢欲动了,喊着要喝豆腐脑。这时我爹也会高兴地给我盛上一碗。没放油盐,我也很享受地全碗喝下,那份满足与香甜至今仍念念不忘。

接下来,我爹就会从豆腐脑中慢慢撇取一些浆水,倒进瓷缸,精心保存起来,因为这是将来点豆腐的秘方,铁家致富的材料。

随后需要把那口盛放生豆汁的铁锅搬进厨房,把豆腐模子摆放到这口空锅上,上面再盖上一块透气的大棉布,让它的四边都漫过模子,作为过滤豆腐脑中的浆水。把满锅的豆腐脑一勺勺地舀进豆腐模里,一些浆水透过滤布就会慢慢滴淌下来。不一会儿,模里盛满了热热的豆腐脑,随后再把滤布折盖盖到模里豆腐脑上,最后上面再压上几块砖头或瓷盆,即给它们施加些重量,帮助滤浆。第二天清晨,一大大有模有样的豆腐便在模子里压好成型了。

第二天拂晓,我爹推着小推车敲着梆子开始走街串巷卖豆腐了。当然他常常要忙碌大半天。

日月如梭,我们家做的豆腐卖了一年又一年,一村又一村。随着我们慢慢长大,等我结婚后,我们家就不做豆腐了,然而那些做豆腐的往事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如今浆水点豆腐的传统技艺早已被现代化的机械所取代,那些繁琐的做浆豆腐工序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而浆豆腐也早已被内酯豆腐等所挤去,很多年轻人更难感悟浆水点豆腐中的古人智慧了,浆豆腐成了一个时代的名词,永远留在了食客们的口中,成为大家期盼的美食。

作者单位:区澄波湖学校



看见

◎王一冰

今日偶然见父亲的郁郁青丝,已变为稀疏的白发,像是看见了一颗覆雪的松柏,心疼极了。

天还在昏睡着,父亲早早地起来了,我们是第一个让电梯从零点开起的。“今天要跟你一天呀!”“行呀,别磨洋工了,快走!”父亲的眉拧成了一股绳,难看极了,但比平日里还要放松些。父亲走路时快极了,前脚刚一迈出,后脚就迫不及待的追上去。倚着墙偏头看去,似是捕到一只脚的残影。我小步快跑着,坐上车时已是气喘吁吁。车内的我喘着粗气,前座的父亲是安静多了。

对于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我显得一脸茫然。“唉,现在的高中生怕是快没救了。”父亲打破了沉默。“怎么这样说?”我有些疑惑。“课间时我采访了位高二的学生,你有什么梦想?他说不知道,他甚至只说了一句‘不知道’!”父亲淡定的语气中掺杂着几次激动。“啊,什么?他们没有梦想?没有梦想吗?”我有些恼火。“是啊,我也在想,他真是自私极了,他也不会为父母想想,可恨啊。”我点了点头,停顿了一下开口,“孝敬父母是最基本的,孝道都没有了,哪有什么更远的路?”“嗯,所以说呀,孩子,不管长大后从事什么工作,就算捡垃圾,扫大街,自己不足以温饱,也要孝敬双亲长辈,养好父母是第一位的。”父亲轻轻的舒了口气,气往低处沉去。红灯的延长时间格外慢,绿灯迟迟是暗的,“所以要看见光,看见梦想啊,不要踌躇不前,要不怎能踏足千里之远。”父亲的情绪舒缓多了,手指在方向盘上敲得嗒嗒作响。“嗯,说的在理。”窗外的风温驯起来,吹的耳边痒痒的,我心中也畅快多了,有了盼头。

父亲的学校偏僻的很,一下车,我便嗅到了浓浓的烟味的味道,有些老家柴房的气味,还是极具亲和力的。父亲和风并无恩怨,可这时它又来了,在父亲的身边吵吵嚷嚷,吹的父亲,像醉酒似的东倒西歪,步履蹒跚。父亲柔软的发丝在风中飘荡,像是梨树开了花,梨花摇摇欲坠,可莫要跌了去。我和父亲走进校园毫不费力气,想必保安大爷早已记熟了父亲独特的气质。父亲和保安大爷打了招呼,我也回头道别,偶然看见保安大爷笑得灿烂,阳光在他的脸上跳来跳去。这时的风不再寒冷,甚而有些温暖,像是为父亲吹的,暖洋洋的。

整个校园十分空荡,保安大爷和父亲之间暖暖的不经意的举动,也显得周围不算生硬寂寞了。

整个校园不见得有绿色的生命在嬉戏,光秃秃的树枝低垂着,已经要跌在地上的架架,格外安静。“你们这荒芜之地多久没人来了?”我背起身来,边摇头边叹气。父亲特别爱笑,一旦有人说了什么有趣的话,他便爽朗的笑起来,瞧吧,这次笑的走路都有些为难。“笑点有点低呀。”我瞥了他一眼,发现他还意犹未尽。“唉,你爹是在加班,额外上班,人家可都放假在家呢!”

父亲没有说太多,又板起脸来,气氛好像严肃多了。

父亲的办公室整洁极了,桌边摆着两瓶富贵竹,其中还有几只热带鱼在竹的根部穿行。采光也很棒,正好照在桌案上,闪着星星点点的光。父亲做事从不拖泥带水,一直都是该干什么,就立刻去做。键盘的敲击声响个不停,我凑近一看,父亲在写招聘文稿。“你们不是发表过一篇吗?”我有些困惑,每个时间段都得发,内容是有些改动的——父亲也许是这个意思。我从旁边顺过两张塑料凳子叠起来坐到父亲旁边,好看的清。父亲的执行速度还是值得称赞的,不出半刻就完成了大概,我承认是极好的。“怎么还不放手?已经很好了。”我不解父亲的用意。“做事要认真做才行,做什么事都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努力,达到最高的标准。”父亲清了清嗓子,“就好比说,你本应该做事质量达到十分,却只做到了七分,当别人指出错误时,你本身是有愧色的,心中是有愧疚的,被别人一说,只会越来越脸红;但你只要做事达到了你最极限的能力时,即使别人指出错误,也不会感到惭愧。”我对父亲的发言十分赞同,骄傲的为他竖起大拇指。

父亲干完这项工作时已经不早了,他打开了述职PPT。“来,让你看看你爹我的工作。”好工作,党建、会务、宣传、上传下达……父亲的工作林林总总,特别多。随后父亲总结了最关键的三个词:实在,实干,实绩。他说:“闺女记住:‘实在’就是做人必须真诚,实实在在;‘实干’就是做事必须认真,实实在在;‘实绩’就是必须取得成绩,是你所做做事的一个检测,不能光做却没有成效啊,那就是徒劳,无用处。”父亲继续播放着PPT,页面停在了父亲的荣誉称号上,什么“济南市教学能手”“济南市优秀教师”……我的心中没有任何波澜。我抬头望向父亲,他滔滔不绝地为我讲述他的光辉事迹,圆圆憨厚的眼睛里透出丝丝火花。久久的望着父亲那破旧的黑色羽绒服,不知穿了多少个冬天。它在我的记忆中从未变过,只是父亲乌黑的发根生出了洁白的梨花,在风霜中烂漫开放。梨花歇在枝上,轻轻地跃进乌黑的海,悄无声息地,好安静,安静的让我现在才发觉。好吧,我想我的双眼也在赞叹我现在的梨花,有些朦胧,等父亲转过身去,才敢抹去清泪。庆幸,没被发现。

生活真是不尽人意,总喜欢捉弄人。我的父亲时常饰演被捉弄的人,但他依然热爱着。

“要看见光,看见梦想啊。”父亲让我看见光,让我追逐梦想——我让父亲看见了梦想。父亲的每一个脚印都藏着我,父亲让我看见了爱。我们一起的每一件事都是一颗星,它终会成为一片星海,泛着温暖的星光。前方有光,我们一起走,走过星海看星光。

我又看见父亲的青丝开了梨花,梨花歇在青丝上,众人不解何处香,我道香自苦寒来。

作者系澄波湖学校七年级学生

★“国井·扳倒井”杯“提振消费信心”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活动有奖征文选登★

提振消费信心,不弃“小修小补”

◎王翠华

商务部2月16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商务部积极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一圈一策,推动补齐便民服务设施短板,完善生活基本保障类业态和品质提升类业态,例如,让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回归百姓生活,使居民生活消费更便利。

乍看到这条新闻,作为一名七零后,禁不住会心一笑,继而又不禁为让“小修小补”回归点赞叫好。

回忆上个世纪80、90年代,修鞋、配钥匙、补衣服这类的“小修小补”曾是寻常陌巷百姓家不可或缺烟火事。那个时代,社会财富还不够丰富,百姓生活水平也还不高,锅碗瓢盆、衣帽鞋袜等生活用品往往是敝帚自珍,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实在无法再用了还不舍得扔掉。这种修修补补需求造就了这样一批特殊的手艺人,他们从事修鞋子、补衣服、修拉链、配钥匙、铜盆碗之类不起眼的小活儿,居民区、集市、工厂学校,哪儿人多,哪儿准能少不了他们的小地摊儿和忙碌的身影。伴着自行车吱吱嘎嘎的伴奏,乡村的街巷也常常回响着“剪刀手理磨菜刀”那韵律悠长的吆喝声。就这样,这些本乡或异乡的修补手艺人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百姓的生活日常,自己有点收入,也给万家百姓带来了生活的便利。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人民的消费水平快速提高,城乡面貌也日新月异。那些修补匠人连同他们的手艺慢慢淡出了市民百姓的生活。那些修修补补,虽不再是生活离不开的服务,但也常感到若有所失,面对一件刚了个小洞的新衣服,看着一双破了个小口但成色犹新的名牌鞋子,转遍大街小巷却寻不见一家配钥匙的店,总免不了一声无奈和惋惜的苦笑。

在城区步行街,很难得地能寻到一家名叫“穿针引线”的小店。小店专做缝缝补补、修鞋子安拉链等活儿。女店主老家东北的,开这家小店十多年了,手艺很好,生意也算不错。聊起来,她显得很无奈:不想再干了,小买卖利小,一年光房租就大几千,再刨去水电等费用,也就勉强够吃饭!

现在,那些少见踪影、濒临绝迹的“小修小补”终于又要回归百姓生活了!这是全面提升社会消费信心,推动完善生活类业态之举,是让市民群众生活更加便利、于“小细节”中体现“大民生”之举,更是充实城市的“烟火气”、重拾和点亮传统文化之举。

好事办实办好,还需多方发力。要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帮助从业者解决诸如摊位、服务质量、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问题,通过规范实现其有序回归,从而更稳健地发展。要做好充分调研,了解市民的需求状况,合理利用社区边角、街道闲置地方,为“小修小补”从业者划定经营区域。要鼓励从业者与“互联网+”结合,提供网络接单、预约服务等,让市民群众方便地找寻“小修小补”服务,让生活更便捷。

作者单位:区邮政公司

老陈头和老伴为了照料孙子亮亮,老两口从乡村来到城里生活已有七八年了。

这些年来,老两口几乎把全家的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等家务活全包了。可是,老两口毕竟是六十来岁的人了,忙了一天下来,用她们自己的话说,真是——一坐下就不愿意站起来了。

还好,幸亏还有周末。因为到了周末,儿子、儿媳都会休班,小两口就会带孩子、帮点家务了,这样老两口就会有空闲了。悠闲归悠闲,但眼下“悠”之不远,原因是去年春天以来,老伴腿脚不灵便的问题越来越加重了,于是,老陈头就想:如果买辆电动三轮车就好了。那样的话,我驾驶,老伴坐后边,在宽敞舒展、花团锦簇的大路上……不用说,每每想到这,老陈头就会涌上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

老陈头的想法还是被儿子和儿媳知道了。儿子虽不好做主,但儿媳还算是心直口快的,饭桌上就回了态:“爹、妈,你们的想法对啊,以后就给你们买辆电动三轮车,这样你们每到周末就可以到远处游玩了,像人民公园、雁来湖啦,想去哪,就去哪……”毕竟是一家人,想不到儿媳如此的善解人意,老两口听后自是欢欣不已了。



多彩的周末(小小说)

◎李东阳

平静的生活就像奔腾流动的河水那般,永无止境。去年鲜花盛开的香味似乎还未飘散,时下和煦的春风又在吹拂着我们的面颊。在每天的柴米油盐、锅碗瓢勺的交响曲中,老陈头看到儿子和儿媳成天的忙于工作和学习,尤其看到孙子每到周末不是学这个、就是学那个的高兴劲,老两口心里的幸福指数简直就是满满的。可是——电动三轮车咋没下文了呢?为这,老两口已是心生不快了。

这天,又是春光灿烂的一个周末。早饭后,儿子一家三口仍像往常一样,同两位老人打过招呼后,又做她们的事情去了。

周末的两天倏忽即过,到了傍晚亮亮同爸妈便回到了家。老两口已做好了饭菜,像往常一样,饭桌上一家人仍少不了家常话:“亮亮,这两天又学了啥啊?……”两天没怎么同孙子上话的爷爷禁不住问了问。儿媳直率,见亮亮直顿了吃饭,便接话道:“爸、妈,你们孙子的周末,到处都得花钱……”思忖了一下,便辩指说:“……周六的上午是钢琴指导课,下午是书法练习……晚上又去了游乐场;今天周日,上午是英语辅导和智能开发课,下午同伙伙又去学跆拳道,小男孩爱动,我们也只好随他走,再说说强身健体……对了,回来的路上,路过儿童商店,又给他买了双运动鞋、五百六……”两天

下来,少说也有两千多块钱吧。”

“你还没算上这两天在外边吃饭的钱呢!”亮亮爸低头吃着饭又补充了一句。接着又转向两位老人:“爸、妈,这个周末天气好,你们都去哪里了?”

听了儿子的回话,老陈头只好说:“你妈的腿这几天还不如以前,为这!哪里都没去。”

“我问过了,一般的也就是两千多块钱。”

“哎——这不简单吗,把我下个周末的钱拿出来,不正好好给爷爷奶奶买辆电动车吗!”已读三年级的亮亮显然从大人們的对话中听出了是怎么的回事,当即率真地插了话,然后忽闪着眼睛看着妈妈。正在吃饭的亮亮霎时顿了下来,然后慢慢地放下了碗筷,十分诚恳地对婆婆坦言道:“爸、妈,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没想到拖沓了这么长时间……过去只考虑疫情严重,外出不方便……现在好了。下个周末……不,明天!明天我们就去商场,电动三轮车……两千多元的可行,要买就买更好的,起码得三千元!四千元以上的……你看怎么样啊……”说着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丈夫。

“爷爷奶奶有车啦,爷爷奶奶有车啦!”就见亮亮一边高声喊着,一边把肥嘟嘟的小手拍得“啪啪”作响。

老陈头的心情已经敞亮了,他亲热地摩挲着孙子的小脑瓜,然后满足地望了望面带笑容的老伴,好像心里在说——咱老百姓,图的不就是都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吗!

作者系城区居民